■新作聚焦

庞余亮长篇小说《有的人》：

中年、父亲，反思或追问

□王德领

15年前，我担任庞余亮的小说《薄荷》的责任编辑，那是他的处女作，是他从诗歌写作转向小说写作的第一部长篇。《薄荷》故事的发生地是江南水乡古镇三汊港，时间跨度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伊始，主要叙述了一群年轻女性的命运，表现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不公正。小说以诗意的语言，揭示了生活的狰狞面目。《薄荷》中有妥协与退让，对女性来说尽管带有残酷的意味，但里面有青春的光泽在闪耀。

15年后，庞余亮又推出了长篇小说《有的人》。就像整个社会缺失了激情，进入疲惫的中年，这部小说不再叙述青春，也不再以女性为主角，而是将焦点对准男性，叙述中年男人的生活。正如小说的题目，“有的人”是一种泛指，表面上是写三位诗人彭三郎、陈皮、白若君的生活，实际上是写一类生活的旁观者在新世纪的生存状态。在这个散文化的时代，追求精神生活的诗人彭三郎，在现实生活中屡屡碰壁，非诗意化造成了极大的反讽效果。小说的第一章《有的人还在地球上》，开端就有浓厚的反讽意味。彭三郎的儿子发低烧半个月了，医生怀疑是白血病，让彭三郎准备几十万去苏州看病。彭三郎感到生活的重压，乃至恐惧，这些钱可不是可怜的工资以及更为可怜的诗歌稿酬所能换来的。为了儿子拥有优质的教育，他蜗居在租来的房子里，这使他不能诗意地栖居。他力图将生活诗意化，把妻子张小兰的名字改成张荞麦，然而，张荞麦还是跟她打工公司的老板出轨了。彭三郎的父亲脏话连篇又风流成性，哥哥彭林元好赌成性、刁蛮无理；彭三郎最好的诗友陈皮的父母整天生活在争吵中，母亲经常家暴丈夫，有一天竟失手将丈夫打死，为此被判了故意杀人罪。日常生活的庸俗化、恶俗化，和诗人所追求的诗歌之间，造成了极大的反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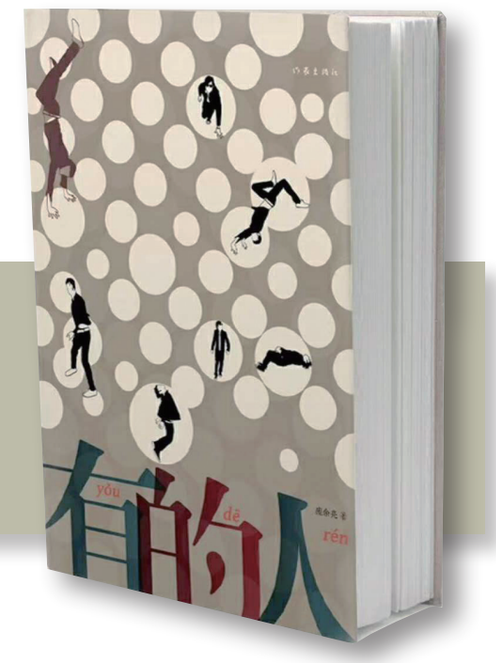
一个突发事件，使得诗人与非诗意生活的对峙达到了顶点，也彻底“医治”了彭三郎的诗歌“痼疾”。一天晚上，彭三郎与朋友陈皮、白若君一起吃大排档，在争执中，陈皮被人用啤酒瓶击中头部而死。凶手仰仗有后台，反咬一口，并逃之夭夭。作为目击者，彭三郎走上了漫长的伸冤之路。他持续不断地写申诉信，一封又一封，杳无音信，但是报复却纷至沓来。他想方设法去上访，但是四处碰壁，总是被拦阻，仿佛已对他布下了天罗地网。文化馆停了他的职务，一同申诉的报社记者白若君也被边缘化。彭三郎被关起来，差点丢了性命。他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北京，后来流落到一个小镇上，而后是漫长的失忆，诗人彭三郎一度消失，最终成为宋会长的干儿子宋建设。宋建设麻木地苟活着。终于有一天，他偶然听到了广播电台在播送他的获奖散文《父亲》，他痛哭失声，一下子从失忆中惊醒，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诗人彭三郎回来了。

讽刺的是，当冤死的陈皮得到昭雪，回到生活中的彭三郎则选择了与他鄙弃的生活握手言和。可以说，是残酷的现实生活击碎了诗人彭三郎的天真，“天真”消失，势利、钻营、油滑等现实社会所需要的“世故”诞生了。彭三郎不停地写遵命剧本，总是不忘署上馆长的名字，署上文化局领导的名字。剧本演出后彭三郎受到重视，声名鹊起。老馆长快要退休了，已暗示他做自己的接班人。学会了妥协，学会了溜须拍马，生活已经给了他许多意想不到的馈赠。诗歌的消失，或者说是诗歌精神的消弭，使得彭三郎仕途顺风顺水，出轨的妻子也回归家庭，一切似乎归于平静。写诗的生活反而如同一场梦魇。小说里反复出现的那个自杀的天才诗人海子，似乎在提醒我们：诗歌已死，在这个时代谈论诗歌具有挽歌的特质。

写作《薄荷》时，庞余亮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而至《有的人》时，已步入混沌的中年。《有的人》字里行间，既有中年的疲惫、无奈、妥协，也有中年的笃定、清醒、乃至圆通。不同于《薄荷》的青涩与灵动，《有的人》具有父亲般的包容与成熟。《薄荷》写的是男权社会里女人的苦涩命运，而《有的人》则正面强攻男权社会，对父权制进行了颠覆性的解构。彭三郎那个遮蔽一切的父亲，荒淫、凶暴，仿佛一无是处，但是一旦落笔成文，书写者又不得不为尊者讳，加上尊敬的光环。彭三郎书写父亲的散文获得了全国大奖，这仿佛在提醒我们：我们对于书写的敬意，实际上掩盖了生活的丑恶。那些纸上的父亲，带有极强的欺骗性。父亲的阴影反复遮蔽着《有的人》这个文本，以至于小说最明亮的部分都有隐身的父亲投下的长长阴影。通过父亲形象，《有的人》完成了对当下生活的抨击，尤其是对于父权制社会的批判。

《有的人》既有中年的疲惫、无奈、妥协，也有中年的笃定、清醒、乃至圆通。

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庞余亮用诗歌对生活的发问，声音也许并不大，但回声悠远，足以穿透我们的一生。



在《有的人》中，“中年”和“父亲”这两个词是重叠的，“诗歌”和“挽歌”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中年的父亲是生活的中坚，是家庭的支柱，是社会的栋梁，也是内里腐朽衰败不堪的纪念碑。诗歌的激情，就像彭三郎对情人白若君的欲望，都被非诗意的生活消磨殆尽。小说里一再出现的诗句，是对当下非诗意生活的批判，带有强烈的反讽意味。譬如彭三郎为冤死的陈皮四处伸冤求告无门而写下的这首诗：“除了乌鸦，这疲惫的土地无人问津/那些灰白的乌鸦在我的身体里飞来飞去/还拉下了不少灰白的屎，一行行，像诗/但以后不写诗了，除了生活，除了乌鸦/即使是乌鸦似的主题在大吵大闹/可谁也听不见，我们是哑奴，被关在冬天的瓦盆里/倾听着这寂寞的卑贱的初春。”“乌鸦”作为核心意象反复出现，亡灵的阴影覆盖住了文本。这首诗歌的基调是控诉的，直抵生活的腹地，带有强烈的讽刺色彩。

而在另一首诗里，彭三郎从自己出发，对人的生存本身的荒诞性进行了哲理性的反思，是存在主义式的，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我说的话有半屋子/我浪费的纸有一吨//我既像一个老教师/又像一个退休的官吏//那么凉，又那么坚硬/我曾经爱过，也曾经恨过//我做错的事在一本书中/我遭遇的人将一个个消失//金钱命令我扁下去/脂肪又命令我圆起来//喏，我既是狱卒，又是死囚/我惟一的罪行就是生活”。荷尔德林在他的名诗《面包与酒》中曾经这样追问：“在这贫瘠的时代，诗人何为？”《有的人》则重新提出了这样的追问，它要求我们的生活做出回答。彭三郎一直在写的那首长诗《完成》，却一直没能完成，这种未完成性，隐喻着对生活的反思，乃至对历史的追问。

有的人，是我们的父亲，是所有人。诗人张曙光在《岁月的遗照》中这样写道：“我们已与父亲和解，或成了父亲/或坠入生活更深的陷阱。而那一切真的存在/我们向往着的永远逝去的美好时光……或者/它们不过是一场幻梦，或我们在痛苦中进行的构想//也许，我们只是些时间的见证，像这些旧照片/发黄、变脆，却包容着一些事件，人们/一度称之为历史，然而并不真实”。这是一个中年诗人对生活的总结，也是《有的人》一书的题旨所在。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庞余亮用诗歌对生活的发问，声音也许并不大，但回声悠远，足以穿透我们的一生。

■关 注

当代文学创作的『轻』与『重』

□覃皓珺

当代文坛的广阔的研究视域中，通俗文学的创作始终是一块野蛮生长的“文化飞地”，介乎与传统的文学话语和当下的商业趣味，不可忽视亦难以言喻，评论界对其关注有加，但仍旧存在争议性与滞后性。所谓文学的“轻”与“重”，就我国通俗文学与纯文学而言，主要区别与题材、主题和读者群体三方面。通俗文学题材较为轻逸而突出，幻想、情感、科幻等元素突出阅读的趣味性、商业性，读者群体较为广泛、传播形式渠道多样。而纯文学着重于现实主义和思想表达，主题较为深刻的同时文学性和思想性较强，发布渠道主要由纯文学期刊及出版社集册出版。然而“轻”与“重”是否真的难以兼顾，文学的类型究竟又由谁来断言？

事实上，即便通俗文学的畅销书作者们，其创作的目的虽与传统文学追求“经典化”的标准相距甚远，其文本的碎片化、趣味性和传媒属性也远胜于文学意义上的可读性，但却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共鸣与社会性讨论，其中必然有值得纯文学关注的关键元素。而我国通俗文学多年来缺乏经典性，也显然急需符合该类型自我突破的要义。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是读者手中的读物，更是创造一个时代文化风尚之航标。由此而言，惟有回归作品和读者本身，才能理解孰轻孰重的本质。突破通俗文学与主流传统文学的创作壁垒，还需反观类型之“轻”与主题之“重”的讨论，寻求彼此调和与发展的契机。

通俗文学作品受欢迎的原因，显然并非语言上的艺术性和思想上的震撼力，而是真切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感，把握了具备时代共鸣的犀利具象。通俗文学的创作，对于时代的痛点和敏感点的捕捉至关重要，正是其“举重若轻”引发读者热捧的核心。如果说《平凡的世界》是当年“青春文学”的代表，今天一些青年作家笔下的“青春”却是如此模糊不清。以新生代作家而言，若一味的靠拢精英化的纯文学趣味，脱离对当下时代的心理把握与世情观察，显然只能模拟复刻出文学化的躯壳，而丧失了时代本真的灵魂。

当代作家对当下社会生活的现场感和敏感性，以及由通俗文学中汲取素材和轻趣味的能力，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下尤为重要。青年作家群体的优势，在于对当代生活的文学化捕捉，兼具了新时代文学趣味和文学传统的平衡意识，现实经验不足调和于新锐的观察视角与澎湃的表达激情。大众渴望从文字中找寻力量，时代等待被文学激发共鸣，网络时代的科技焦虑、都市爱情的阶层落差、青春成长的现实困惑，诸多亟待被表现的时代症候等待被更多具备艺术性的手法开掘演绎。文学不是狭隘的由精英殿堂颁发认可的执照，人人皆可的创作与阅读需求的时代早已来临。如何将“轻素材”的“段子”和“情节”，提纯出指向文化层面的，锻造为具备文学性的作品，亦是当代创作者们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对于通俗文学的前路，时间自然会修剪这野蛮生长的枝丫，读者们也将给出最为客观的答案，中国通俗文学的疆界应看得更远、走得更远。

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并非简单以猎奇的故事和风格化的人物取胜，其根源在于指向了全人类共有的文化意识与精神共鸣，从而形成席卷世界的流行文化风尚。无论通俗文学还是纯文学，轻逸的情节架构与厚重的人文内涵绝非对立而言，通俗趣味背后的文化共鸣至关重要。中国作为拥有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的文化大国，我们自然不乏优秀的文学作者和作品，但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文化影响力的通俗文学大家，以及翻译为各国语言传播中国文化力量的通俗文学作品，在当代具有代表性的可谓寥寥可数。

毫无疑问，优秀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并被大众广泛认同、反复阅读。最终决定作品是通俗还是精英的选择权，应交还于读者，而非出版商或评论家。事实上，文学自然没有孰轻孰重、孰优孰劣之分，创作也并非此消彼长、针锋相对的战役，然而文学创作不仅要注重艺术性和文学性，更要回归对读者的尊重、对文字的敬畏，拒绝读者、不接地气，终究会丧失了文学最根本的生长土壤与文化价值，所谓“轻”与“重”，归根结底指向的是对文学本身的反思，对当下时代与当今读者的责任感。

■评 论

文化苏州的新表情包

□丁晓原

“植物们新鲜光滑的肌理仿佛为了什么特意盛开。疏木绿黄，万物收藏。在这样的天地里，吃茶听书，读书冥想，情深意笃却又那么妥帖悠长。”这里真有点诗意地栖居的味道，令人想象和向往。这是《城韵》中的一处表述，大约可读解为对城之“韵”的一种注释。这当然只是这座城市多味中的一韵。历史绵远而日新月异的苏州，其韵浑厚，其味曼妙，它是一帧气韵生动的“双面绣”，一面是古雅流溢的传统，一面是新潮涌动的现代，这样的化合生成了它特异的城市张力，也酿造出不一样的苏州城韵。新近出版的《城韵》是一部关于苏州文化的纪实，它或如一盘有着苏州文化味蕾的可口什锦，也是一个呈现出苏州文化进行时态的新表情包。

文化不像经济GDP那样可以数字化地说明，但它却是无处不在。所谓“城韵”，大约就是意指城市的韵味、气质、精神，甚至是灵魂和魅力之所在，它是真正的城市之光。城市文化之于城市，之于有影响力、有美誉度的城市而言，它是不可或缺的元素。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中阐释了城市的文化功能：“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专门用来储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储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新文化，这大约就是城市的三个基本使命。”言说文化，苏州是一个有底气有资格的城市。文化苏州，绵延着2500多年的历史，它是一个“储存文化”的福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得天独厚，使古代苏州创造着灿烂的文化，使今天的苏州成为一个“有根”的城市。但文化苏州的“文化”又不是一个只让苏州人可以如数家珍的“名词”，或是他者描述苏州历史的“形容词”，它更深的意义是一个表示着文化行动进行时态的动词，即是“文化着”的苏州——“流传文化”（文化传承）、“创新文化”的苏州。《城韵》记写的正是苏州在传承中创造文化的人事物景，而这恰好是文化苏州和这部《城韵》重要的特质和价值。我想文化不只是历史，不只是一潭深水，它是流动着的溪流，是汩汩前行的江河，这是文化城市不竭的生命之源。《城韵》告诉我们的是今天的苏州，不只是在缅怀历史，更是以今天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业绩，为未来书写历史。这是苏州之谓苏州的要义。

《城韵》是一部主题鲜明而叙写丰富的作品，全书凡12篇章，从文化艺术的诸多门类，如文学、书画、音舞、工艺、戏曲等方面，全方位地展示苏州在文化传承与创造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古代苏州在这些方面就有一等的成就，但现时代的苏州人并没有闲坐着消费前贤的丰赡的文化遗产，而是努力在承继中创造属于今天的辉煌。首篇《南方诗学的诱惑》讲述文学之事。文学是文艺的基础，或可弥漫成一种文化的大氛围。当代苏州文学前有陆文夫、范小青领军，现在则由叶弥、荆歌、朱文颖、戴来等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小说空间。小说而外，苏州的诗歌、散文也有善可陈。至于报告文学，写作过《昆山之路》《昆曲之路》的杨守松，无疑是当代中国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此外，金曾豪、王一梅、郭姜燕都是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可以说苏州是我国儿童文学创作中的一片高地。更为可喜的是，苏州文学创作与理论两翼齐飞，范伯群的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开疆拓土，别为一体，鲁枢元、王尧等的理论批评也显示着苏州学术的层级和影响力。其实，文学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苏州文化为全国瞩目的有很多，比如民间工艺、音乐、书法、昆曲、评弹更是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城韵》的作者在书写这些成就时，尽量保持着纪实写作的低调，但实在也难掩欣喜，自豪之情跃然纸上。

如果《城韵》只是表层地呈现文化苏州表象性的成就，那就有点肤浅的“炫富”。但很显然作者的用意和用心，更多地在于告诉读者今天的文化苏州何以使然，即“苏州经验”的书写。当然这种经验写作不是公文式的总结，而是具象可感的叙事。《绘画吴人事》篇就给出了一个有信度的案例，苏州经验就蕴含在这具体的记写中。本章以“古今吴门绘画，跨越时空的对话”开篇，取出“回眸六百年——从明四家到当代吴门绘画特展”的艺术展览正在中国美术馆如火如荼地举行之事。“绘画吴人事，曾为天下先”。由“吴门画派”、“明四家”到今天的“新吴门画派”，600年光阴流转，今天的苏州艺术家“在坚守传统的过程中不断注入现代的元素，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地调和，直到找到一条‘合适’自己的路”。在传承中出新，这便是文化苏州持续走高的成功之道。而继承中出新，在当代生活中创造可持续的文化，关键在人。一流的文化有赖于一流的名家，《城韵》以较多的笔墨叙写了三次荣获“梅花奖”的顾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昆曲代表性传承人王芳和中国评弹名家盛小云等的人生故事。她们敬业、勤业和创业的艺术精神，她们以艺术为生命的奉献，推高了当代苏州文化的发展，也感染、感动着观众和读者。

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又是明天的历史。一世代有一世代的创造，世世代代就可汇成绵远接续的辉煌。韵致沁人传说中的姑苏，宜居悦人新时代的苏州，不正是这样的么？

广 告

真文学 好作品

作品 上半月刊

二〇一八年第十期（总第七百一十七期）要目

虚构 咱那个（中篇小说）……文清丽
彩虹之心（童话）……虹 影
验毒师（中篇小说）……朱大可
一半阴影一半明亮（短篇小说）……小 乙
助威团（短篇小说）……汪 泉
家务长（短篇小说）……袁姣素
内心的恐龙（短篇小说）……陈 芳
邢掌柜（短篇小说）……郑武文
发现 谁晤浯溪？见字如面（随笔）……蒋述卓
常识的使徒：切斯特顿（随笔）……兰 川
记录 一念秋凉（散文）……宋长征
抽身离去的光阴（散文）……崔迎春
科幻 时间之神（短篇小说）……单桐兴
90后手稿 不来也不去（短篇小说）……孙鹏飞
枣树的故事（随笔）……叶兆言
汉诗 兰州铁匠兄弟（长诗）……王 强
赵俊的诗（短诗）……赵 俊
邹雄彬的诗（短诗）……邹雄彬
评品 评刊团线下评刊精彩评论辑录……《作品》评刊团
读 封二：王方晨《老实街》 王哲珠《琴声落地》
封三：曹亚瑟《四月春膳》 周子湘《慢船去香港》

社长：杨克。副社长：郑小琼。副总编：王十月。邮政代号：46—37。主办单位：广东省作家协会。定价：15.00元。零售：20.00元。地址：广州市天河龙口西路552号广东文学艺术中心七楼。邮政编码：510635。电话：020-38486216。传真：020-38486389。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篇篇好看，期期精彩！

北京文学

精彩阅读·2018年第十一期要目

作家人气榜
各自沉迷或是各自陶醉（中篇小说）… 方 方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沉迷于眼前的苟且（评论）……吴佳燕
现实中国
华夏医魂——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人（报告文学）……陈廷一
好看小说
疑似失联（中篇小说）……丁邦文
被槽蹋的名画（短篇小说）……杨玉祥
回家的路（短篇小说）……田新艳
楼道（短篇小说）……陈 光
佛跳墙（短篇小说）……林筱聆
张超山小小说两篇……张超山
新人自荐
代理校长（短篇小说）……伍安心
生而为人，我们怎样不身败名裂（点评）……白连春
天下中文
山海同流（散文）……尹学龙
热河，热河（散文）… 何 申
城市低处的灯光（散文）……厉彦林
占里秘考（散文）……田 瑛
真情写作
父亲不曾流泪（散文）……段万才
一棵在秋天生长的树（外一篇）……曾静平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散文）……陈婷筠
山水记（组诗）……任怀强
我在疼痛中写诗（组诗）……唐 恒
北漂故事征文选登
母亲的北漂……侯保军
一个小镇文艺青年的导演梦……叙 灵
北京，你还要我吗？……孙燕青
在北京漂泊的那些日子……尚启元

敬告读者：本刊每期内文208页，全部彩色印刷，装帧精美，每册定价15.00元，全年12期定价180.00元，且每期随刊赠送精美副刊。本刊2019年杂志开始征订，读者可到当地邮局订阅本刊，也可到《北京文学》微店或杂志铺（http://www.zazhipu.com）订阅或购买本刊。本刊国内邮发代号：2-85，国外邮发代号：M428；地址：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发行部，邮编：100031；电话：010-66031108，66076061

滇池

独特·精致·经典

二〇一八年第十期目录

纪实经历 故乡昆明的儿女情长 …… 春 秋
我的住房史 …… 黎 泉
我的通讯史 …… 易 晖
我的交通史 …… 李文炳
我的旅游史 …… 小 涛
我的饮食史 …… 壹元硬币
歌咏 赞歌 …… 鸽 子
我与改革开放同龄（组诗）… 李永康
追赶江水的高速路 …… 仲春竹青
寻找绿光（外一首）…… 朱家勇
昆明之行诗草（组诗）…… 熊衍东
流光的城市（组诗）…… 华 杉
好日子（组诗）…… 张美华
绿荫下（外二首）…… 郭绍龙
小石板河 …… 陆晓旭
大可地理志（二首）…… 晓 所
世界，请重新想象斗南 …… 李永超
我看见这锦绣河山 …… 陈德远
父亲的解放鞋（外一首）… 杨凤金
在韶山烈士陵园 …… 张尚锋
生活 我所认识的导游 …… 段瑞秋
吾儿远行 …… 半 夏
扶贫周记 …… 西 木
工厂的夜啊，夜 …… 刘小男
包包车 …… 田 鼠
唱戏 …… 尘 埃
当马匹消失于村庄 …… 梁逢栋
穿越 …… 胡 人
幸福额秧 …… 马海静

邮发代号：64-9 定价：8.60元
主办：昆明市文联 编辑出版：滇池编辑部 电话：(0871)63313659、63376805
地址：昆明呈贡新区市级行政中心7号楼北楼市文联 邮政编码：650500
滇池文学网网址：www.dchwx.com 投稿邮箱：dianchiyk@163.com
本刊法律顾问：云南永天律师事务所葛永坤律师